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中的问题与出路^{*}

文学平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是一种知识论路径的解释,这种解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真正意蕴,只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路径才能深切领悟其当代性意义;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知识论哲学思维的内部对立,马克思走出了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也就走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僵死对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就在于它拆除了一切近代哲学出发的前提,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之根本所在。

关键词:知识论路径;生存论路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当代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07)02-0084-07

一、问题之所在

“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1]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内存崭新意蕴的思维方式。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学实践中,有相当多的教师和学生通常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对哲学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解答,当作对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被限制在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之中,从而失去了它本真的思维向度,即生存论的思维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则演化为细心搜索经验例证来证实一些基本原理。但问题在于通过这种经验归纳论证的逻辑形式是偶然真理,学生同样也可以发现一些起证伪作用的经验材料。

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在知识论视野中的思维相适应的一种刻板思维是:凡属于唯心主义的都是绝对错误的,凡属于唯物主义的都是科学的。思辨唯心主义从根本上讲是由其知识论的思维路径所导致的一种逻辑结果;“纯粹唯物主义”是知识论思维路径所导致的另一种逻辑结果。因此,对唯心主义,我们不能只局限于简单的、形式化的否定。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有如此之多的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难道他们竟是一些没有健全常识的弱智?对这些问题我们通常是从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角度来回答的,但这无异于把唯心主义哲学看作阶级偏见,从而遮蔽了其真正具有思想价值的方面。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也就不再是追求真理的活动,而沦为狭隘的利益辩护行为。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在学生的头脑中

^{*} 收稿日期:2006-11-05

作者简介:文学平(1973—),男,重庆巫山人,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固化下来,就会对哲学活动形成一种刻板的印象,哲学追求真、善、美的本性就被消解,哲学的纯粹性、崇高性被放逐,哲学的魅力也就难以找寻,哲学的教学效果也就自然不佳。

与这种刻板思维相适应的另一思维定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阶级属性、服务对象、理论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但二者同属当代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较多的共通性。只强调本质区别而忽视其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就难以发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真正价值,同时也可能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当代性,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落到实处。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固守传统的僵化思维,我们的教学必然失去当代西方哲学的丰富资源,从而限制学生的哲学视野,限制学生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真正理解。

因此,要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效果,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在思维方式上至少要取得如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二、澄清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路径

马克思学说迄今有四种最有影响的理解:(1)第二国际理论家把它解释为以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内涵的科学;(2)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前种理解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3)葛兰西、布洛赫、卢卡奇、歌德曼等人以及实践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是实践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4)当代一些人道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革命思想和革命的人道主义^[2]。不论哪种解释都有其一定的文本根据。前两种理解主要源自恩格斯,这两种理解也是我们传统教科书解释模式的主要依据。但无论哪种理解都涉及一个解释视野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属于近代知识论路径,还是当代生存论路径?传统的解释模式是属于知识论路径的解释。

传统知识论哲学思维模式肇始于巴门尼德,奠基于苏格拉底。古希腊自然哲学试图追溯宇宙万物最原始的开端,即“时间在先”的本原,而巴门尼德则意识到此路不通,他要扭转哲学的思维路径,把哲学追溯的对象确定为“逻辑在先”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他为认识世界的本质所规定的思维原则是:“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

是同一的。”^{[3]31}即“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通过理性可以认识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但究竟怎样具体实施对存在的认识,尚且不得而知。而苏格拉底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正是如何把巴门尼德的原则落到实处,他把作为希腊哲学基本问题的知识问题具体化为“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来发现使事物成其为自身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贡献:“苏格拉底要寻求本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力求作出三段推论,而‘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三段论的出发点。因为当时还没有一种辩证的力量,人们并不知道本质,就对相反的东西进行推测,探索它们是不是由同一门科学研究的。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3]58}

不仅“是什么”的问题为西方的认识论原则确定了基本方向,而且苏格拉底对概念定义的探索直接推进了柏拉图理念论的产生。然而,“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对所有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4]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在以笛卡尔和培根肇始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中得到了强化,以主客二分为根本特征的思维原则使知识论问题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迨至黑格爾的整个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的话,那么知识论路径就可以看作柏拉图主义的代名词。而黑格爾哲学则不仅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还是形而上学之一切,即它是知识论路径的全部环节及其完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模式之实质正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近代化,即知识论化。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知识论化(科学化)始源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强调,传统哲学已经在黑格爾那里终结了,所谓“绝对真理”已经被撇在一边了,哲学的任务已变为“沿着实证科学(der positiven Wissenschaften)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成果进行概括(Zusammenfassung)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5]220}这等于说哲学就是对实证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哲学只有依赖于实证科学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科学性成为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据和最高追求目标。在第二国际时期,这种思维向度得到强化。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种纯粹科学的理论”;普

列汉诺夫把狄德罗、拉美特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统归到“斯宾诺莎的类”，认为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相同的；梅林则明确地说：“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7]在第三国际时期形成起来的、前苏联教科书式的解读方式固化了前述知识论路径的解释模式：哲学被理解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规定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时至今日，“知识论哲学传统的视域仍然从根本上规约着研究者的思想，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知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来理解并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换言之，他们不但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知识论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论化了。我们不妨说，从马克思逝世以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的失误就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走出知识论的误区。”^{[7]64}

然而，马克思哲学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知识论，至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涉及知识论这一主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二条明确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16}

对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论述的理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知识论路径的解释；二是生存论路径的解释。传统的理解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强大的知识论传统侵蚀，正是把它作了知识论路向的解释；认为马克思在此是在论述真理的标准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进一步引用列宁关于实践的两种品格^①的论述来证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此种解释中真理的标准问题、真理本身，甚至连实践本身都成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是理论问题的话，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必然是在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框架之中进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实践、认识、真理等问题时必须首先讲清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的原因之所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

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取消了把思维的客观真理性作为理论问题的合法性，也就间接地取消了把真理、认识本身作为理论问题的合法性，而实践本身就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在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中，哲学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9}可见，知识论化的解释既直接违背了马克思的明确论述，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其要害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路径的误读，低估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史上的思维变革。传统的理解把马克思所实现的思维变革定位于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实现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从而使得哲学第一次成为科学形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意义下的变革，至多也只是知识论哲学内部的某种“体系创新”（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这种结合之运用于历史领域，但问题在于：一种理性形而上学加另一理性形而上学仍然还是理性形而上学，再对其运用于某一领域也还是属于形而上学），没有超越知识论思维路径本身的可能性，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根本上还是近代的理性形而上学家。然而，事实上马克思的思维路径决定性地超越了近代知识论思维路径，也就当然地超越了理性形而上学，马克思开启了生存论的哲学思维路径。

知识论路径的思维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径的思维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任何概念的、逻辑的思都不可避免地是反思的思，反思的思是把意识本身当作对象的思。在此，意识活动不是指向外在对象，而是指向关于外在对象的意识；前概念、前逻辑的思必须是前反思的思，前反思的思直接指向外在对象而不是指向关于外在对象的意识，在此意识本身并未成为对象。因此，前反思的思是本原性的、第一性的而反思的思是有条件的、第二性的。任何反思总是将反思的意识（主体、自我）指向被反思的意识（客体、意识中的对象），所以任何依靠概念和逻辑建立起知识论的企图，都必须以主体（自我）和客体（对象）的分立为条件；而在前反思的情况下，由于意识直接指向外在对象，与对象融合为一体，因此无须主客分立。任何反思都以前

^①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30.）

反思为条件,但前反思并不依赖于反思而存在。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实践的恰当定义是:“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实践的世界正是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世界。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9]324}

马克思在这里不但表明了实践哲学的秘密和起源,指证了自己的哲学活动同黑格尔或费尔巴哈(以及全部旧哲学)脱离的真正契机,进而单枪匹马地挑战了主客分立的近代形而上学,而且在原则上预见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学运动,并以比后者更为广阔的视野预告了现象学原则的局限性^[10]。马克思在此已经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这一对象性原则作为其哲学致思的根本原则,以此超越了知识论哲学的根本原则,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原则,并彻底返回到人与世界的前反思的原初关联。当马克思得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的结论时,其意义首先就在于决定性地超出了知识论的哲学思维路径,即决定性地超出了被概念、逻辑和反思所统治的世界。

因此,只有明确了马克思哲学思维的生存论路径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的真正意蕴;也只有生存论路径中才可以使马克思的所有文本得到前后一致的解释;只有在生存论的路径中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意义之所在。

三、超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僵死对立

在传统知识论的哲学思维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den Verhaeltnis von Denken und Sein)。”^{[5]223} 这个问题包含着以下两

个方面:(1)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本体论);(2)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认识论)。两个方面看似独立的,其实是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同是苏格拉底以来直至黑格尔知识论哲学思维中“是什么”的问题的解答。从本体论上说,千差万别的可感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惟有其中普遍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正是它们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并且是其存在的根据;从认识论上说,对于始终处于生灭变化的感性事物而言,我们只有超越意见、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是什么”,即确定的、普遍的本质,我们才能获得知识。

我们的传统,正是依据知识论思维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划定了哲学的基本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所以得出一些“怪”的结论,绝非哲学家们的无知,而是因为人们在回答“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事实上的困境:在反思的思维中一个人不能离开他和事物的关系来认识事物,也就是说,不能和任何不依赖于他的意识的对象发生关系,因为当他意识到对象时,他的意识总是和对象在一起,即对象已经处在他的意识之中了。这里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用认识关系以外的对象来比较认识关系之中的对象,因为:当人们想知道处于认识关系之中的事物是如何被认识关系所改变时,就必须发现处于认识关系之外的事物,以便和处于认识关系之中的事物进行比较,但令人沮丧的是这种“发现”本身又不可避免地把事物带进了认识关系之中,即“发现”本身也是我们试图避免的认识关系之一^①。这就表明,在知识论思维路径中,我们意识到的对象和意识总是同时一起存在的。这种思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哲学家的丑闻”:不能证明外在事物的客观存在。一个人不能想到(反思)事物离开意识而存在,因为他一想到(反思)它,事实上就已经把它置于意识之内了,因而,意识、思维、精神等成了变动不居的可感事物背后的普遍性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所谓唯心主义正是奠基于此。到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唯心主义为何把思维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物质看作第二性的东西。

马克思对上述思维方式洞若观火,他曾以标志着近代形而上学之完成的黑格尔哲学为例,深

^① 关于这种认识的“自我中心的困境”,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Ralph Barton Perry)做了详细的阐释,可以参阅刘放桐编著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33-235页。

刻地揭示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9]332-333} 在这种思维中，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意识对象是一种“内在关系”，因而，主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设定的只是抽象的物、抽象的自然，即思维中的物、思维中的自然，而不可能是现实的物或现实的自然界。

在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11] 从哲学本体论方面来说，所谓“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首先就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其性质乃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这里存在双重抽象：一是自然界与人分离的抽象，即自然从其与人的原初关联中脱离出来；二是形而上学化的抽象，即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抽象。这双重抽象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其要害是“形式”，即思维的形式或概念，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自然界的概念形式，即“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这种思维中的唯物主义，不但包括马克思所批判的“‘纯粹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而且也应该包括被知识论化的“辩证唯物主义”^①。

在知识论路径中，唯物主义的实质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即所谓“作为物性的物性”或“抽象物质”；唯心主义的实质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自然的人，即所谓“作为观念的观念”或“自我意识”。因此，就思维方式而言，二者同属抽象的、形式的思辨推理。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抽象的形式本身，至于这种形式是客体的、直观的、形而上学化的自然，抑或是主体的、活动的、形而上学化的人，则是次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物质”的方向乃是唯心主义的方向^{[2]128}，“物

性”也只能是“自我意识”的对等物，因为他们只能保持在彼此或者是外部的、或者是内部的对立之中，从而物性“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2]166} 马克思曾明确地揭示出“思辨结构的秘密”就在于：从具体、个别中抽象出共相、一般作为独立于事物的实体或本质，如，从现实的苹果、梨、扁桃等中抽取出一般的“果实”概念，然后把这个一般概念设想成苹果、梨等的“真正本质”和“实体”^[13]，其实这并非只是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这也当然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秘密之所在。其实，近代知识论路径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同一思维模式下的两个可能的逻辑结果而已。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思维前提，即主客分立以及现象和本质、内在和外在对等的对立；遵循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即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思维；探讨着共同的哲学主题，自然和人，在思辨的形式下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致力于共同的哲学任务，即寻求最后的基础，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个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以便“解释世界”；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即“内在”与“超越”的对立，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独断论或怀疑论；贡献给人们的就只能“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20]。因而，在传统理性形而上学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只不过是知识论路径中，同一思维模式下两种可能的逻辑结果的内部对立而已，这种对立的根源又在于它们共同的思维前提中已经包含了在知识论思维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二元分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曾谈到形而上学所建立起来的诸多对立，并且说：“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21] 马克思的这段精辟的论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哲学对立的解决单纯地看做是“理论的任务”，即“认识的任务”或“解释世界”的任务，而这又正是囿于知识论路径不可移易的结果；（2）哲学对立的解决“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

①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三种唯物主义的概念：“‘纯粹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其指称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形态，即机械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指马克思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所著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他用这一术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普列汉诺夫也用了这一概念。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用过辩证唯物主义或与此意思相同的术语，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这也就是说,哲学上的种种对立并不是先天固有的,也不是永恒不可解的,解决这些对立的根本立脚点在于决定性地挖掉知识论路径的根基,从而开启全新的思维路径。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划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据在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这一理论原本“主要是就马克思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就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而言的。然而,在恩格斯学说的某些解释者那里,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一样,其基本问题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磨平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把凡是未论及这一问题的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一概斥之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或‘抹杀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把恩格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哲学基本问题’概念唯一化、简单化,从而磨平了当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的重大差异。”^{[7]100}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化、普遍化、绝对化实际上意味着哲学思维的近代化、知识论化,甚至是思维僵化和倒退。哲学基本问题的绝对化必然伴随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绝对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一有条件的划分被当成了无条件的公式,致使我们的思想封闭于狭小一隅,禁锢于几条抽象的原则,哲学教学和主要功夫就在于辨别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就难以使思维活跃的学生对此深感兴趣,也难以有好的哲学教学效果,长此以往学生们会厌恶哲学,进而丢掉哲学的头脑。

因此,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高清海先生提出的系列命题:(1)有必要打破这个僵化的模式;(2)唯物唯心不是哲学争论的永恒本质;(3)唯物唯心的分野不能成为决定一切的认识路线;(4)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不能等同于真理和谬误的对立;(5)唯物唯心的对立并不具有不可超越性^[14]。马克思走出了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也就走出了唯物唯心的僵死对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8]30};同时,“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178}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自然也只能是属人的自然。

四、揭示马克思哲学思维的当代性

现代哲学思维的近代解读、生存论思维的知识论化正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在马克思逝世后的遭遇。这种遭遇,在思维方式上,使马克思的哲学思维与近代哲学思维的本质差异被遮蔽起来,马克思的哲学贡献也就只能是限于知识论思维框架内部的贡献了,被知识论化的马克思哲学实际上至多只能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片段,甚至可能处于前康德时期的“‘纯粹的’唯物主义”的思维水平。当然,这种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由于读者所处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当时尚未充分展开,在对马克思进行近代化的同时,又必须把知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最先进的思维方式,于是,就又把当代西方哲学也强行拖入近代哲学思维,并竭力抹杀其对近代哲学思维的超越,这样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一同被疏忽和延宕了。

近代西方哲学的要害是“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理性为工具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体系。这就必然导致主客分立这一知识论条件的实体化,进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又必然导向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理解为近代西方这一理性形而上学的伟大综合者和完成者是有充分理由的话,我们也就有理由把近代哲学思维和当代哲学思维的界限指派给黑格尔哲学。当然,这条界限根本不是依年代顺序来划定的,而是就哲学的根本思维而言。关于当代哲学思维我们还不可能做出最终的概括,但可以揭示出以下几点:(1)超越二元分立的哲学思维,面向现象实情本身,回归现实生活世界;(2)拒斥被当作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形而上学,放弃作为“科学之科学”的体系哲学,转而对意义进行澄明和解释,对人本身的超越性及理想和终极关怀进行探究;(3)超越理性的界限,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揭示;(4)否弃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客交互作用(生活、过程、实践)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15]15-19}。

正是着眼于上述哲学思维的转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近代哲学,马克思是真正批判地意识到近代哲学思维的终结,而决定性地开启当代

哲学思维的第一人。不幸的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革命事件,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共同制造的马克思哲学作为“知性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神话所遮蔽。事实上,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思维,将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对立实体化并导致独断论和怀疑论,人的存在被抽象化,尤其是人工工具化和异化,这些都是马克思所激烈批判并进行坚决克服的倾向。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8]18}的“新”之所在:并非只是在具体理论观点上与近代哲学不同,其决定性的方面在于它拆除了一切近代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也正体现于此。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而完整的“思辨体系”或“实证科学体系”,而是直接面向现象实情本身、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这怎能不使我们想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名字);不是以实体或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8]48};不是在主客二分和理性独断的基础上使人抽象化和片面化,而是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具体的、现实的人,并为人的自由和创造开辟广阔的道路^{[15]34}。这些也许是马克思哲学所开启的当代哲学思维的根本之所在。当然,要真正走出“知性化(近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必须要在哲学范围内,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进行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没有这种对话,马克思哲学中的那些被遮蔽的意义就不可能被再度揭示出来,马克思

哲学的当代性也就难以得到深切的领悟和澄明。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8.
- [2] 孙云,孙镁耀. 新编哲学大辞典[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599.
-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4]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M]. 陈小文,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梅林. 保卫马克思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9.
- [7]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0] 吴晓明,王德峰.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9.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4] 高清海. 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4-162.
- [15]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Problem and Outlet in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EN Xue-p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explanation for the path of theory of knowledge. This explanation covers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revolution that has been realized by Marxist philosophy. Only by revealing the path of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could be apprehended thoroughly. The opposition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internal opposit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for theory of knowledge; when Marx walks out the thinking path of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opposition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could be solved. The originality in Marx's "new materialism" is that it abandoned the premise that all modern philosophies adopted, which is just the fundamental of homogeneity on the way of thinking for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path of theory of knowledge; path of existentialism; materialism; idealism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thought

责任编辑:郭毅

